

## 第四回 寇四爺遷怒擬尋仇 秦二官渡江圖避禍

情到成癡便可憐，僅憑燈火證姻緣。  
無人私語沉沉夜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  
罡風無賴散鴛鴦，南北分飛路阻長。  
從此天涯隔神女，錦屏無夢到高唐。

上回書中，說到秦白鳳和寇阿男兩個，正在喁喁私語的時候，忽然被一個牧童前來打了個岔，他二人便分開了。諸公想還記得，這時候是二月中旬，這一年阿男是十五歲了。前一年在京城的時候，他的母親寇四娘，一心只想把女兒許給自己內姪，打算回到南邊就要提親。這句話想諸公也都還記得。此刻他回到家鄉，已經過了年了。新年裡頭，或者寇四娘回娘家拜年，或者他內姪來給姑娘賀歲，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。有了這個會面，就應該把親事提一提，成與不成，也應該有個交代。不知其中有兩個原故：一來阿男回家，沒幾天就病倒了。二則新年裡頭，寇四娘叫了個瞎子來算流年，一家大小的八字都叫他算過。算到阿男，那瞎一說是本年雖有紅鸞暗照，卻是陽刃守宮，不宜提親，若是本年見喜，恐有刑傷云云。婦道家最相信的是這些話，所以寇四娘便不敢和他提親事。有人來做媒，也推說年紀太小，不便提親。所以阿男才得一心一意來想白鳳，不然啊，早就成了餘家的人了。

那天他兩個被那頑皮牧童衝散，白鳳自有他的課農公事。阿男仍到各處散了一回步。萬才回去。心中暗想：白鳳果然未曾忘記我，倒是我以前錯怪了他了。但可惜今天未能和他暢談，他的婚姻之事，到底怎樣，我去年做的那個夢，又是甚麼來由？登時把從前惱白鳳的心事，又變成了戀白鳳的心事。從這天起，又是悶悶不樂，連日在外頭散步，要再碰他，偏又一連三四天都碰不著，越是覺得煩悶。忽然一天想起，我何以這麼呆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生病的時候，秦家嬸娘來看過我好幾回，我此刻好了，也應該去謝謝人家。找何不借此為名，到他家去走走。或者可以得個空兒和他談談，不啊，也可以約個時候，約個地方，和他見一見，商訂了我們的終身大事。不然，總怕到有個中變。

想定了主意，便等次日吃過早飯，稟告過父母，自到秦家去。繩之娘子接著款待，問了些病中情景，談談說說。又幫著繩之娘子整理織機，不覺已到了中飯時候，繩之娘子留他吃中飯。河男本待推辭，爭奈從早上來了。直等到此時，依然不曾見著白鳳一面。暗想他雖一早出去了，總要回來吃中飯的，我既然來了，總要等著他一見。定了這個主意，便一留就住。誰知等到吃飯時，非但不見白鳳，便連繩之也沒有回家。阿男便問：「怎不見叔叔和哥哥來吃飯？」繩之娘於道：「因為外面用的佃工，每每躲懶，此刻田上事情忙，他兩個督工去了。飯是送到田上吃的。」阿男聽了，又不覺大失所望。胡亂吃過了中飯，敷衍了一會，便辭了回去。鎮日價無精打采，看那光景又像要生出病來了。

到了晚上，一更過後，歸房睡覺。悶悶的坐了一會，側耳一聽，已是一更四點，四邊廂萬籟無聲。鄉下人家不比上海，是通宵達旦，俾晝作夜的。更兼農忙的時候，白天裡辛苦了一天，明天一早還要有事，所以越發睡得早。到了一更多天，早是家家熄火，戶戶關門的了。阿男想了一想：此時四邊人靜，卻又未必他已睡熟，且待我趁此時候，前去會他一會，當面說定，豈不爽快？想罷了，站起來，把外衣卸下，換上一件黑色縐紗密鈕緊身棉袄，穿一條黑色縐紗紮腿褲，登一雙黑牛皮底皂靴，卸下了釵環，戴上一頂烏絨壯土中。這一身衣服，他們江湖上好漢的名色叫做夜行衣。阿男結束停當，挎了一口腰刀，打開箱子，檢出了一枝悶香，帶了火種，悄悄開門出來。蹙到爹娘房前，側耳一聽，寂無聲色，想是睡了。蹙出天井，仰面一看，但見滿天星斗，夜色沉沉。此時二月下旬，春寒還自料峭，阿男擦一擦手掌，將身一縱，雞犬不驚的已到了房頂上。手搭涼篷，四邊一望，認準了方向，便望秦家躡去。

兩家相去不遠，不夠他三躡兩躡，已經到了。低頭一看，看見東邊房裡燈火猶明，認得是繩之夫婦的臥房，將身一躡，就和蜻蜓點水般落在地下。走近窗前，只聽得裡面還有紡紗的聲音。在一處明瓦縫裡望進去，只見繩之躺在一張醉翁椅上，他娘子自在旁邊紡紗，一面說道：「看書雖是好事，但是白天裡頭忙了一天，晚上也應該早點歇歇，天天弄到三更天，明天一早又要去忙了，未免太吃力了，官人還是勸勸他的好。」繩之道：「人家教子弟，總是教他勤力攻苦，沒有教他躲懶的。」他娘子道：「教他養息精神，總不會錯的。我兩個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將來兩房只有他一個。是啊，還有何家有回信來了沒有？這一向你忙，我總沒有問起。」繩之道：「回信還沒有呢。我想天下算命的人，都是看的《子平淵海》，沒有甚麼別種書看的。我們這裡算命算得好，合婚合得對，自然他那裡算起來、合起來，也是一樣的了。」他娘子道：「不啊，我們叫人算，是算何家姑娘的八字，算得好，也是何家姑娘的八字。他那邊來要了我們二官八字去，知道算得好不好呢？」繩之道：「這些我就不懂了。何仁舫是一個豁達的人，未見得他一定拘泥這個。不過他前回來信有一句話，說是他家姑娘是我見過的，他也要叫二官人，等他見一見，才能定奪。我想我們二官人材出眾，生得義秀氣，何老頭於見了，一定是中意的。」

阿男聽了這一番話，知道白鳳已經另外提親，不覺心中發了一點酸氣，上透泥丸，下達腳趾。那個難過，就叫他自己說。也說不出來。以後繩之的話，他也不要聽了。輕輕走到天井當中，將身一縱，上了屋頂，在屋脊上坐下，暗打主意。呆想了半天，忽然發狠道：「天下萬事，總是先下手為強，若是只管游移，便要因循誤事了。」想罷站起來，躡到西面一個別院裡，低頭一望，認得是從前讀書的所在，便跳了下去。先向耳房裡一張；只見裡面漆黑無燈，但聽得鼾聲大作，一個呼，一個哈，猶如唱和一般。阿男便取出火種，又復加上半段悶香，心中暗暗笑道：「管叫你明天日高三丈，還不得起來呢！」安頓好了，回身到正屋裡一張；只見白鳳在書桌旁邊，一張竹交椅上歪著，手裡拿著一本書，正看得出神。阿男仔細端詳他，果然是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氣爽神清，風彩秀逸。莫說鄉下人家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子弟，便是我跟著父親走山東，走北京，走揚州，地方走了幾千里，碼頭過了幾十處，過眼的人也不計其數，何嘗有一個及得這個如意郎君的。我從小兒和他耳鬢廝磨的，此刻長大了，那婚姻大事，倘是被別人搶了，叫我何以為情？

想罷，便舉手彈了兩下窗門。白鳳在裡面吃了一驚，放下書卷，側耳細聽。阿男又彈了三下。白鳳道：「奇！難道有人麼？」阿男又連連彈了三下，白鳳站起來要去開窗。阿男在外一面彈窗，一面還是張著裡面，早把房裡面的地勢審度好了。看見白鳳起身，知道他要汗窗了，便先退後兩步，架了勢子。白鳳就近窗前，把耳朵貼著窗戶聽了聽，又絕無聲響，不覺疑心，便推開窗要看。誰知呀的一聲，窗門開了，阿男早聽的一聲，從白風頭上竄了進去。白鳳吃了一驚，還當是一隻野貓，及三回頭，只見白鳳頭上

站在當地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耳邊轟轟的一聲，早把魂魄轟散了。渾身上下，都搖動起來。三十二個牙齒，一齊叩響，身子軟做一團，口中叫道：「大大大大大王饒命！」

哈哈！這寇阿男將來是要做幾天秦白鳳老婆的，如何對老婆叫起大王來？我想諸公聽了，一定說這是懼內黨稱老婆的特別名詞了。不知非也，現在世界上的懼內君子，每每將他尊夫人稱做玉皇大帝呢，叫句把大王，真正是蘇州人說話「啥格稀奇」。閒話撇開，言歸正傳。

當下阿男看見白鳳軟癱做一團，身上瑟瑟的抖，幾乎連牆壁都帶動了，不覺心下自悔孟浪。連忙將一頂烏絨壯士巾摘下，露出了雲鬢霧鬢，上前一步，雙手扶住白鳳道：「哥哥休怕，是我呢。」白鳳迄自不明白。阿男又拍看他的背說道：「哥哥休慌，我是阿男呢。來得魯莽些，你不要害怕。」白鳳這才『認出是阿男。心頭迄自小鹿亂撞，喘了一口氣道：「妹妹，你嚇煞我也！」阿男含笑道：「哥哥休慌，是我的不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窗門拉上。一面扶起白鳳，送到竹交椅上坐下，自己又端過一把椅子來，湊近坐下，握了白鳳的手，著意溫存過了一大會，白鳳方才定了驚。問道：「妹妹，你為甚麼半夜三更跑了來，又是這種打扮？你是怎樣來的？」阿男歎口氣道：「我的來意，本是一片癡心，卻不料累哥哥受了這一大驚，我倒不便說了。」白鳳道：「妹妹不過又要問我可曾忘記去年臨別的話，為的是我們終身大事。」阿男聽說，把身子一倒，倒在白鳳懷用道：「哥哥真是和我一條心，怎的就知道我的來意？」白鳳道：「我正在這裡愁呢。我們兩個不能自己做主，這便怎好？」

阿男道：「是啊，我方才在上房聽見叔叔和孀娘談天，說甚麼何家姑娘，和你說親呢！你可知道？」白鳳道：「我連影兒都沒有。」阿男道：「甚麼何家？你總知道的。」白鳳道：「委實不知。」阿男道：「方才我聽得叔叔說，甚麼寫信來，回信去，想來總是個熟人。」白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哦，不錯，有個何甚麼，是在鎮江開布店的，和我叔叔常有來往，要就是他。」阿男道：「如果這頭親認真說成功了，你就怎樣？」白鳳道：「就是這個難。我方才不是說的麼，我們就是苦於自己不能做主。」阿男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要自己做主也不難，我有個法子。」白鳳道：「甚麼法子？」阿男道：「只要你對你叔叔說：『我不要甚麼何家姑娘。如果和我提親，我要寇家妹妹。』」白鳳忙道：「來不得，來不得，這個事情怎好自己開口說得？」阿男愕然道：「這麼說，萬一何家的親事說定了，那就怎樣呢？」白鳳道：「所以我說難啊。」阿男道：「其實自己說說也沒甚要緊。婚姻大事，盡有人自己要做點主意。」白鳳道：「說是不錯。比方我叔叔先和我說起，我自自然還可插得下口去；如果叔叔不和我提起，叫我怎生說上去呢？而且還有一層，我父親亡故了還不到週年，我便向叔叔說自己的米事，非但面子上過不去，道理上更是過不去啊。」

阿男口口的聽了，半天開口不得，仰著臉只管呆想。忽然淌下幾點眼淚來道：「那麼說，你是不能娶我，我是不能嫁你的了。」此時阿男仍是倒在白鳳懷裡，白鳳低下頭附著他的耳說道：「不如妹妹自和四娘說，央個媒人到這邊來，倒也還有點意思。」阿男道：「不行。我娘一心只想把我嫁給我的表兄。」白鳳道：「這就更難了，我兩個來生再做夫妻罷。」阿男兀的一下坐起來道：「來生麼？我偏要今生做他一做。」白鳳見他忽然坐起，倒吃了一驚，及聽了他這句話，又覺得好笑，便道：「做夫妻有甚做一做、做兩做的？」阿男自己也覺得好笑，兩個人說笑了一會，聽得外面已打過三更，白鳳便催他走。阿男道：「明天晚上我再來，你休要再是那麼嚇。」白鳳道：「既知道是你，我自自然不嚇了。」阿男戴上壯士巾，仍在窗口跨了出去，回頭對白鳳說了一聲明天會。將身一縱，颯的一聲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白鳳心中不住的稱奇道怪，暗想：這等身手，莫說是個女子，就是男子當中，也尋不出幾個。幾時和他長在一起，倒要跟他學學。又想起：他那一種情致纏綿的樣子，竟是一心一意的為了我。人非草木，豈能無情？我和他從小兒耳鬢廝磨長大的，彼此情性，彼此都曉得。得與他做了夫妻，自是生平的大願。爭奈這件事情，總要尊長做主，我們自己雖然各具癡心，只怕也是徒勞夢想的。

諸公！這是秦白鳳以禮自守的好處。別人做寫情小說，無非是寫些癡男怨女。我說這部寫情小說，卻先寫出一個道學先生來，豈不是驢頭不對馬嘴？不知這個正是我說書的喚起世人的苦心。你看秦白鳳這麼一個繩墨自守的後生，半夜三更，來了個情人，一頭倒在懷裡，撒嬌撒癡。說了半天的話，無非是商量他們的終身大事。臨去就白白的放他走了，這也可算得第二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了。然而他還不免為情所累，可見得這個「情」字，真是世間誤人之物。說到「勘破情關」四個字，正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這一夜阿男去後，莫說秦白鳳思前想後，不得主意，心亂如麻。便是阿男回到家中，他雖然早定下一個辦法，然而到底還是小兒女心性，他定的主意，大半近於兒戲的。他想：照此辦下去，將來成就了長久夫妻，我兩個便如何恩愛，如何美滿，萬一事情中變，我便肯為他死。但不知他的心性如何？又打算明夜如何佈置，如何行事，不覺想得心頭滾熱。一夜無睡，直到天將破曉，方才朦朧睡去。這一睡便睡到日高三丈。寇四娘怕他又是病了，便到他房裡去看看：只見他把身於壓著被窩，仰著臉，雙眼微動的睡著。便伸手向他額上去摸一摸，覺得溫和如常，方才放心。正要縮手時，不提防阿男睡夢之中，忽然伸開雙手，把四娘的手臂用力一攔，叫道：「哥哥，愛煞找也。」這一叫把自己叫醒了。張眼一看，見是母親坐在牀沿，登時羞得滿面通紅，連忙撈過被窩，蒙著頭翻身向裡睡去。四娘此時，只是惱，又是笑，又是疑。坐在牀沿，默默暗想：他心中有了甚麼人，在這裡眠思夢想？可見得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」這句話是不錯的。想罷，便推了推阿男道：「起來罷，甚麼時候了。」阿男蒙著頭只不做聲。四娘連推帶搖的一連好幾下，阿男方才一翻身坐起來，挽起了一縷烏雲，胡亂盤在頭上，將一技簪兒壓住，仍是搭訕著難為情。

四娘道：「我兒，你才叫的是誰？」阿男聽說，又把臉一紅，伏在四娘身上。四娘拍著他的背說道：「你說啊，你有甚心事，告訴了娘，娘自和你打主意，你不要自己放在肚子裡癡想，是要想出病來的。」阿男聽說，便坐了起來，卻又再三難於出口。四娘道：「我和你是母女，你連娘跟前都不肯說，待向誰說去？一個人的心事，不是放在肚子裡就可以了得的。你難為情多說，就單說一個名字我聽聽看。」阿男努力的按住了羞容，說道：「秦。」只說了這一個字，便又連忙伏到四娘身上，嘴裡嚶嚶的，又像是哭，又像是笑。四娘道：「哦，想是秦家二官，這小孩子倒也不錯，你又是和他一起讀過書的。其實我心中一向也有意於他，不過嫌他文弱太過了。論他的相貌，配起我兒，正是天生一對佳人。過兩天我到都天廟去求個籤，如果是好的，我便依了你，樂得將來近便點；不過算命的說，你今年陽刃守限，提不得這件事的，這總是明年的事情了。」

噯，諸公，想來又要討厭我了。現在文明時代，一切迷信都要破除，還說甚麼求籤咧，算命咧，豈不是討人厭麼？不知現在雖是文明時代，寇四娘他那時代並非文明時代。他當日是這麼說，我說書的今日是這麼述，這是我職務，該當如此的啊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寇四娘當下已是應允了阿男的了，阿男可謂從心所欲的了，倘使他安心靜意的等待，豈不是好？誰知他偏又不然，他一心因為聽了繩之夫婦向何家說親的話，生怕何家姑娘捷足先得。當夜二更時分，他依舊換好衣服，結束停當，身邊背了一個革囊，依舊飛簷走壁的到秦家去，索性一處處都和他點了悶香，方才到白鳳房前叩窗。白鳳明知是他，自然不似前番驚嚇，把開窗戶

放他進來，看見他背了個革囊便問道：「妹妹深夜私行，還帶了這累贅東西作甚麼？」阿男笑道：「請你吃酒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革囊解下。白鳳代他接過，放在一邊，說道：「妹妹真是好身手，我昨夜看還沒有看清楚，妹妹已經蹤到那裡去了，不知可吃力？」阿男笑道：「為了哥哥的事，就是吃力些也情願的。」說話時，白鳳打開那革囊一看，原來裡面有的是牛脯、羊脯、豬脯之類；還有一壺酒，兩雙筷，兩個酒杯；最奇的是還有一對蠟燭，一炷香，還夾著些紙馬之類。白鳳不覺笑道：「妹妹半夜裡還燒香呢。」阿男正色道：「我這個帶來，是要和你幹一樁正經事情的。」白鳳道：「甚麼正經事情？」阿男把臉一紅道：「我們的終身大事，到底怎樣辦法，哥哥可有主意？」白鳳道：「妹妹，我可是真沒有主意，不過此心惟天可表罷了。」阿男道：「我那邊倒有點意思了。」說罷，就把早起寇四娘的話說了一遍。白鳳自是歡喜。

阿男道：「我那邊便如此，你這邊呢？何家不何家的，可設法止住麼？」白鳳道：「倘使我叔父向我提及，我也可以推說孝服未滿，先不必提起，延宕些時日，以後再來設法。」阿男道：「萬一叔叔不向你提起，簡直的給你定了，就怎樣呢。」白鳳搔著頭，皺著眉道：「這就怎處呢？」阿男道：「索性和你說了罷：我今天就是為了這個來的。帶了香燭來，我並不是要燒半夜香。是要來和你就此拜堂成親，天地便是我們的媒妁。我們先把大事定了，將來如果有甚風波，卻再打算。」白鳳道：「多感妹妹的深情，只是未免魯莽些。」阿男道：「處處怕魯莽，這件事就沒有成功的一日了。」說罷，便開了門，要到外間去點香燭。白鳳道：「妹妹且慢，恐怕耳房裡兩個佃工要醒來。」阿男道：「你放心，連叔叔、孀娘那邊，我也一齊打發睡了，管保明天還要睡個老晏呢。」說罷，點了香燭。

白鳳到了此時，身不由主，也過來幫著他忙，點好了，兩個就一同下拜，拜罷了，兩個又手攬手的相視而笑，意思是要交拜，卻因為站得太近了，這一跪下去，已是兩鼻相撞的了，彎不下腰去，只對跪了一跪，便雙雙起來。兩個又是歡喜，又是心慌，又是好笑，攙著手，凌亂著腳步，仍走到裡間來。阿男一面笑著，取過酒脯，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酒，遞給白鳳，白鳳接過，也斟了一杯遞給阿男，兩個人並坐了吃起來，這時光濃情蜜語，說書的這張嘴笨，也不能一一都替他們敘出來。直到了三更時候，白鳳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明天會罷。」阿男斜看了一眼道：「天地也拜了，好意思還赴我呢！」噯，說來他兩個小孩子家，這等做事，未免兒戲；然而從來幽期密約的事，也從來沒有像他兩個這等做法的。阿男直到了五更向盡，方才去了。

從此以後，便明去夜來的，天天在一起，鬧得像飴糖般扭結不開。大約小兒女知識初開，都有這個情景的。兩個人鬧了有一兩個月。這天晚上，阿男忘了燒悶香，耳房裡的佃工張三半夜醒了，起來解手，看見正房裡未曾熄燈，便輕輕的走到窗外，向窗縫裡一張，也不知他看見些甚麼，吐了吐舌頭，便走回耳房裡，輕輕的搖醒了同伴的李四，拉他出來同看。這一看不打緊，到了天明，不免兩個說笑，驚動了別的伙計，都來問說甚麼？笑甚麼？恰好那李四是生就的一張快嘴，便如此這般的盡情說了出來。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區區一個八里鋪，能有多大地方，不到幾天，便傳得家喻戶曉。這風聲便到了寇四爺耳邊去了。

大凡外面傳播的謠言，總未免有些裝點，真一半、假一半的亂說。寇四爺所聽的話，大約是有些秦白鳳怎樣引誘的話在裡頭。寇四爺聽了，便氣得三屍神亂暴，七竅火生煙，在家裡便亂嚷亂罵起來，一定要拿刀子去殺秦白鳳。寇四娘再三擋住，說是事情還未問明白，不可造次。他這一鬧，卻驚走了秦家一個人。

原來秦、寇兩家，平素往來最密，有甚果品食物之類，時常相互饋送。這天因為端陽節近了，繩之娘子做了粽於，便打發一個僕婦送些到寇家去。那僕婦才走到院子裡，便聽礙寇四爺在內亂嚷，不便闖進去，便立住了腳。忽聽得寇四爺道：「秦家那小畜生，居然敢在我太歲頭上動土來了，你今天攔住了我，我明天也要殺他的。」這一句話把那秦家的僕婦嚇倒了，連粽於也不敢送進去，連忙跑了回來，對繩之娘於說知，如何這般。原來這件事情，秦家內外人等，都已盡情知道了，只不敢對繩之夫婦說。今天這僕婦聽得寇四爺要殺他少主，如何還敢隱瞞，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個罄盡。

這一天恰好繩之在家，聽了這些話，不覺又是驚，又是怒，又是急，一疊連聲叫找二官來。一個僕婦回說：「今天二官並未出去，只在祠堂空場上看打麥。」繩之忙叫去叫他來，一會兒叫來了。繩之跳起來道：「你幹得好事！要不是看你老了香火情上，找今天先殺了你。」白鳳在外早，就有人告訴他，這件事情發作了。所以他一看見叔父動怒，便走近一步，跪了下來道：「姪兒不肖，請叔父教訓了。以求叔父不要氣傷廠貴體。」繩之見此情形，倒沒得話說了，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，歎了一口氣，歇了半晌，說道：

「你到底怎樣幹出這個沒廉恥的事情來？是從幾時幹起的？」白鳳此時雙眼流淚，無言可對。繩之又問了一遍，白鳳道：「事情已經這樣了，姪兒供了出來，也是沒用。不如求叔父成全了，倒是存了兩家體面。」繩之道：「啐！好自在？好不要臉的話！人家在那裡磨快了刀要殺你呢！」白鳳便不敢再說。只是垂淚。繩之娘子道：「事情已經這樣了。」惱也惱不回來，哭也哭不回來的了。姓寇的說是要殺人，他們江湖上的朋友，是說得到做得到的。依我說，姪兒趕緊找個地方躲過幾時才好。」繩之道：「何仁舫屢次有信來，說要見他一見，就趁此叫他到鎮江走一遭罷。」繩之娘子道：「既然如此。事不宜遲，只今天晚上就走，不然叫他找上門來，便費了手腳了。」繩之聽了，便自去寫信給何仁舫，就便薦白鳳在那邊學生意。這裡繩之娘子便拉起白鳳，連埋怨帶勸導的說了他一遍，又切囑他到了鎮江，千萬安分，暫時不可回來。白鳳一一領命。外邊繩之已寫好了信，叫個佃工，叫了一隻船，泊在碼頭等候。當天吃過晚飯，便打發白鳳坐了船，到鎮江去了。正是：

流水卷情離欲海，江聲挾浪化銀河。

未知白鳳去後，阿男又將如何？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開說。